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幽

桐城馬瑞辰學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

名

瑞辰

按譜以公劉爲棄之曾孫此誤也戴震毛鄭詩

考正據宋天聖本國語及史記載祭公謀父諫穆王皆

曰昔我先王世后稷

今本國語脫王字

謂先王世爲后稷之官

非謂棄也

今按韋注國語父子相繼曰世正以世后稷連讀不以先世連讀足證天聖本有王字之

確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

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按云皆有令德者以不窋以前繼

棄爲后稷者不一人故以皆有令德統之也不曰棄卒

而曰后稷卒者謂最後爲后稷之官者卒也又史記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築居豳是亦謂自棄至公劉中歷十餘世矣不窋爲后稷子蓋爲最後官后稷者之子非爲棄之子鄭君誤以不窋爲棄之子故以公劉爲棄之曾孫耳曾孫亦元孫以下之通稱知鄭言后稷之曾孫以后稷爲棄者據鄭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按后稷棄當夏禹時至太康甫七十餘年中隔不國語言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邵遷今按毛說非也史記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是知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

官復居於郃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

郃遷幽耳

竹書紀年少康三年復田稷此後人附會惟誤以不肖爲棄子失官在太康時遂妄云少

康時復官

以公劉詩陟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

縣北酈道元注渭水又東逕釐縣故城南舊郃城也是

郃在渭旁非自郃遷無由陟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

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

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按郃今武功縣幽今

邠州幽在郃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幽北二百餘里使

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於內非所以避中國之

難也戴震又謂郃之封自公劉始復與史記言公劉失

官毛傳言公劉避難皆不合郃之復蓋在公劉以前耳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瑞辰按劉敬言公劉避

桀居豳是也自后稷棄至公劉中有十餘世則知失官不在太康時矣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又言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按亶父當殷武乙時去夏桀正三百餘歲是公劉與桀同時之證韋昭國語注謂不窋失官在太康時亦非太康至桀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為不窋孫不能相距如此其遠戴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蓋近之矣

七月

七月詩人事物候較遲傳言豳土晚寒者一三之日于

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是也。箋言晚寒者二七月鳴鶡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一也二之日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二也。孔疏言晚寒者六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蠶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墮籜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獲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命取水此云三之日納於凌陰六也。瑞辰按幽詩所紀物候與夏小正月令互有同異參而考之與小正月令竝同者五如有鳴倉庚及采蘋同繫春日與小正二月采蘋有鳴倉庚合與月

令仲春倉庚鳴亦合一也蠶月條桑與小正三月攝桑
妾子始蠶合與月令季春親桑勸蠶亦合二也四之日
獻羔祭韭與小正二月初俊羔傳言夏有煮祭合與月
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亦合三也四月秀蓂與小正
四月秀幽合與月令孟夏苦菜秀亦合

說詳後四
月秀蓂

四也

五月鳴蜩與小正五月良蜩鳴合與月令仲夏蟬始鳴
亦合五也與小正月令竝異者二如七月鳴鴉與小正
五月鳩則鳴異與月令仲夏鳩始鳴亦異一也二之日
其同載績武功與小正十一月王狩異與月令孟冬講
武亦異二也與月令異而與小正同者二如三之日于
耜與月令季冬修耜異與小正正月農縑厥耒同一

也八月載績載元載黃與月令季夏命婦官采采異與
小正八月元校同二也與小正異而與月令同者一如
七月流火與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異與月令季夏昏
心中同是也不見月令而同小正者四如采繁一也殆
及公子同歸卽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二也八月剝棗三
也四之日祭韭而小正正月埴有見韭孔廣森謂先時
而祭之四也不見小正而同月令者二如入此室處與
月令季秋令民入室合一也二之日鑿冰與月令季冬
命取冰合二也至孔疏所言豳土晚寒六條多有未確
如有鳴倉庚序於爰求柔桑之上與蠶月條桑不同且
與采繁同時采繁夏小正屬之二月則此有鳴倉庚亦

二月孔疏謂在蠶月誤也月令季秋黃落特木葉微脫之始幽風十月隕籜乃草木彫落之盛月令嘗稻嘗麻特天子先嘗之禮幽風叔苴獲稻乃農夫收穫之秋一舉其初一舉其終非有早晚之不同也曰爲改歲猶曰歲聿云莫特先時戒民入室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不得以爲十月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異也二之日鑿冰與月令季冬取冰正同孔疏以爲異亦誤至傳箋所云晚寒據鄭志答張逸云晚温亦晚寒是晚寒當如孔疏言寒來晚孫毓言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機言晚節而氣寒皆非也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

瑞辰

按夏小正五月初

昏大火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夏時麻也此詩七月流火則火星之中在六月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及月令季夏昏心中此周秦時麻也恒星東行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千一百餘年而差一次所謂歲差也七月爲周公追述之詩故卽以周時星象言之

九月授衣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瑞辰

按周官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典絲頒絲於外內功皆以物授之典臬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凡言授者皆授使爲之也此詩授衣亦授冬衣使爲之蓋九月婦功成絲麻之事已畢始可爲衣非

謂九月冬衣已成遂以授人也

一之曰威發傳威發風寒也

瑞辰

按說文淠淠淠風寒

也

各本說文無淠淠二字此从段玉裁本增

淠字註云一之曰淠淠淠淠蓋

本字毛詩作威發段借字也檜詩匪風發兮發亦淠之
段借淠通威猶采菽詩威沸濫泉說文作畢沸也淠通
作發猶碩人詩鱸鮪發發說文作鮪鮪也淠淠二字疊
韻說文又曰焠焠火盛兒火之盛曰焠焠泉之盛曰淠
沸寒之盛曰淠淠其義一也又按說文引一之曰淠淠
不言詩曰錢大昕曰蓋非毛詩則不言詩今按說文引
王室如薨壇壇其陰之類皆韓詩亦皆稱詩則錢說非
也說文引詩而不言詩者三一鱸鮪鮪鮪二一之曰淠

汲三惟葦及蒲蓋皆毛詩段借說文以正字易之以其
非毛詩及三家詩本文故不言詩耳

二之曰栗烈傳栗烈氣寒也

瑞辰

按釋文栗烈竝如字

是今本作栗烈者从釋文也正義本自作栗冽正義云
有栗冽之寒氣以下皆作烈而此句仍作冽其證一也
下泉大東兩詩正義皆引詩二之曰栗冽其證二也文
選朔風詩李注引毛傳栗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李注
引詩及傳皆作冽其證三也大東正義引說文冽寒兒
今說文有灑無冽據玉篇廣韻皆有冽無灑則今說文
灑寒也蓋冽寒兒之譌臧琳以灑爲冽之重文若爲重
則玉篇廣韻不應有冽無灑
說文以栗冽相連列於灑汲之後正釋詩詞其證四也

五經文字欠部有凜字知其所據詩作栗其證五也爾雅凌慄也凌爲冰而氣寒故訓慄慄亦凜之段借其證六也文選高唐賦李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又引字林冽寒貌其證七也詩下泉冽彼下泉傳冽寒意也又大東有冽沆泉字皆作冽其證八也玉篇冽寒氣也又曰凜冽寒兒其證九也廣韻冽寒也又曰凜冽寒風其證十也素問氣交變論曰其變凜冽王冰註凜冽甚寒也素問又曰風寒水冽其證十一也董氏讀詩記引崔集注作栗冽其證十二也蓋正義本作栗冽者正字釋文作栗烈者段借字也凜冽二字疊韻至釋文云說文作颯颯今按說文颯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

颯烈風也

段玉裁本改作颯颯也

从風列聲讀若烈是颯颯與詩

溧冽義近而音同然說文颯颯二字下竝不引詩未知其果出於詩不也

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

瑞辰

按褐有三訓一爲毛布製

如馬衣孟子許子衣褐趙註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

高誘注淮南子曰褐毛布若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或

濡馬褐以救之杜註馬褐馬衣玉篇褐馬背袒衣也桂

馥曰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之袒是也一爲臬衣

說文褐編臬鞮

段玉裁曰取未績之麻編爲足衣如今草鞮之類

孟子趙註或

曰褐臬衣也蓋謂編臬爲衣

按說文褌編臬衣段玉裁謂與草雨衣相類

爲粗布衣說文褐一曰粗衣

廣韻及孟子正義引說文竝作短衣誤

孟子

趙注褐一曰粗布衣也荀子大畧篇則豎褐不完楊倞
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稱短褐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
利短褐徐廣曰一作裋小襦也音豎方言襜褕其短者
謂之短褕說文裋豎使布長襦玉篇褐袍也袍長襦也
顏注貢禹傳曰裋褐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今按說文
襦短衣也顏注急就篇曰短衣曰襦自剗以上釋名袍
丈夫簪下至跗者也襦蓋若今襖之短者袍若今襖之
長者裋褐爲豎使布長襦卽袍也故玉篇訓褐爲袍不
應或作短褐凡作短褐者皆裋褐形近之譌徐廣因訓
爲小襦失之裋褐蓋以粗布爲之其形如褐因稱裋褐
也孟子許子衣褐以其不自織布證之當从毛布之訓

此時無衣無褐以史記寒者利裋褐推之當从粗布衣之訓謂以粗布爲裋褐禦寒也古人衣褐竝言不嫌詞褻亦猶璿玉不嫌互舉耳

三之曰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

瑞辰

按于耜與舉趾

相對成文于猶爲也

儀禮士冠禮注于猶爲也聘禮記注于讀曰爲

爲與修同

義于耜卽爲耜也爲耜卽修也傳以修耒耜釋于耜正訓于如爲正義曰于訓於而以於是始修耒耜增成其義失之

田峻至喜傳田峻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饔饔酒食也耕耆之婦子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

瑞辰

按國語命農大

夫咸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峻也田峻亦稱農正國語農正再之韋注農正后稷之佐田峻也消文則單稱峻爾雅峻農夫也農夫卽農大夫消稱也亦單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峻主農之官又淮南子四月官田是也亦單稱農郊特性饗農鄭注農田峻也是也爾雅饗酒食也釋文引舍人本作喜是饗古多消作喜故鄭箋以此詩喜爲饗之段借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箋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

瑞辰

按爾雅春爲青陽故詩言春日

載陽博物志蠶陽物也喜燥惡濕詩言日之陽温正可
以生蠶時也養蠶在三月生蠶在二月夏小正二月有

鳴倉庚與此詩有鳴倉庚台二月采蘋亦與此詩采蘋
神神合又二月綴多士女與此詩殆及公子同歸箋訓
歸爲嫁合則詩兩言春日皆指二月無疑正義以春日
指蠶月謂倉庚蠶月始鳴誤矣

女執懿筐傳懿筐深筐也

瑞辰

按說文懿媻久而美也

深卽媻壹之意小爾雅及楚辭王逸註竝曰懿深也懿
筐蓋對頃筐言之頃筐淺而易盈則懿筐深而難滿矣
采蘋神神傳蘋白蒿也所以生蠶瑞辰按何楷詩世本
古義引徐光啟曰蠶之未出者鬻蘋沃之則易出故毛
傳曰所以生蠶其說是也集傳謂以蘋啖蠶蓋誤夏小
正二月采蘋亦以生蠶傳以爲豆實亦誤

蠶月條桑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戴震毛鄭詩考正

曰條讀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桑柳醜條是也

瑞辰按

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故詩以三月爲蠶月條桑玉篇

挑撥也引作挑桑云本亦作條是古本有作挑桑者條

乃挑之段借說文挑一曰操也廣雅操取也挑通作𡵓

說文引詩挑
兮作𡵓兮

說文𡵓一曰取也箋云枝落之采其葉者

采亦取也正訓條桑爲取桑胡承珙曰釋文條桑枝落

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戴

氏乃以爾雅桑柳醜條釋之失其義矣

取彼斧戕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瑞辰

按桑

性斬伐而益茂故遠揚旣伐下卽言猗彼女桑戴震讀

猗如有實其猗之猗謂盛貌是也傳云角而束之曰猗
乃讀猗爲伐木拘矣之拘不知拘束爲伐大木之法女
桑無所用其角而束之也

猗彼女桑傳女桑萑桑也

瑞辰

按萑與槎通爾雅女桑

槎桑郭註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是女桑
乃樹名桑之小者爲女桑牆之低者爲女牆其義一也
槎桑亦女桑之別名正義本作女桑柔桑者女之言如
如柔一聲之轉又候人詩傳女民之弱者弱亦柔也故
通作柔桑夷與稚音義近槎桑卽稚桑也王照圖詩小
紀曰槎當爲夷萑與稚音義同謂萑夷復生者桑樹萑
夷彌茂猗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今浙中種桑皆小桑

其枝每歲皆經芟夷是亦可備一說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時五月則鳴
幽地晚寒乃物之候以其氣焉正義曰蟬及鵙皆以五
月始鳴其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
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

瑞辰

按夏小正五月

鵙則鳴與月令仲夏鵙始鳴同此詩七月鳴鵙殆如箋
說幽土晚寒之故孟子趙注馱博勞也詩曰七月鳴鵙
應陰而殺陽者也詩以鵙鳴誌將寒之候或據其盛鳴
之時言之肅說非是

四月秀蓂傳不勞而實曰秀蓂蓂草也箋夏小正四月
王賁秀蓂其是乎

瑞辰

按後世說秀蓂者不一宋曹粹

中據爾雅萋繞棘菀謂萋卽遠志馮復京非之以爲遠志開花以三月不以四月秀今按遠志名萋繞不單名萋則以爲遠志者非也戴震據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謂秀萋卽莠之盛程瑤田駁之謂莠至六月始秀今按廣雅萋莠也莠或亦有萋之名而非卽詩所云秀萋也竊考說文萋艸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苦萋蓋卽月令所云苦菜秀也孟夏月令王瓜生苦菜秀二者相連幽萋一聲之轉據鄭箋引小夏正王萋秀萋其是乎是鄭君所見夏小正亦王萋秀莠幽二句相連王萋莠卽月令王瓜生也莠幽卽月令苦菜秀也鄭君以夏小正莠幽證詩秀萋作萋者順經文兼引

王荳莠者

後人版
秀字

乃連類及之非以詩秀萋爲王荳也

鄭注月令疑王荳卽王瓜斷
無萋詩又疑王荳卽萋之哩

然卽此可爲王荳莠莠幽

相連之證至今本夏小正王荳莠之下莠幽之上多取

茶一句金仁山本作取茶莠此當在莠幽句下乃傳釋

莠幽之文謂於時取茶莠也莠幽卽苦萋苦萋卽苦菜

苦菜卽茶爾雅茶苦菜是也傳以取茶釋莠幽正莠幽

卽苦菜秀之證後人不知誤以傳取茶移於經文莠幽

之上遂疑其別爲一事又妄增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胥失之矣猶賴鄭箋引王荳秀萋一者相連可以證其

誤耳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邱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

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萋正與說文引劉向說苦

夔合此亦秀夔卽苦菜秀之證而此義實自鄭箋開之
後人不善釋鄭箋遂致說者紛紛而不得其實耳

十月隕穽傳穽落也

瑞辰

按說文草木皮葉落墜地爲

穽是穽實爲落葉之稱落葉名落猶槁葉卽名爲槁詩
云隕穽猶荀子議兵篇云振槁也鄭風穽兮傳穽槁也
亦與此傳訓穽爲落義同

一之日于貉傳于貉謂取

此从陳啟源讀舊連下箋于
狐狸皮也作一句讀誤

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

瑞辰

按貉與禡古通用鄭司農

注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爲禡書亦或爲禡
是禡卽貉之或體字也鄭康成注甸祝表貉云田者習
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田有貉祭

也此詩于貉當謂往貉卽周禮甸祝表貉之祭傳箋均讀貉爲狐貉之貉失之

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

瑞

辰按同之言會合也

廣雅集合同也

謂冬田大合衆也周官惟

田與追胥竭作故曰其同爾雅蒐聚也冬田之言同猶春田之言蒐也下章我稼旣同傳亦訓聚

五月斯螽動股傳斯螽蚣蝮也

瑞辰

按爾雅蝻螽蚣蝮

斯猶析也故本亦作斯螽至周南螽斯羽乃爾雅所云
皇螽螿者螽斯猶鶯斯柳斯之類斯爲語詞傳亦以蚣蝮釋之正義因誤合螽斯斯螽爲一物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瑞辰

按莎雞之

名不一爾雅釋蟲翰天雞郭註一名莎雞又曰檇雞詩正義引李巡曰一名酸雞太平御覽引廣志曰莎雞亦曰犖雞廣雅檇鳩檇雞也陸機疏曰幽州人謂之蒲錯是名之不同也其種類亦不一樊光郭璞竝云小蟲黑身赤頭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名醫別錄云檇雞生河內川谷檇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蠶而小蘓頌圖經引爾雅郭註而釋之曰今所謂莎雞者生檇木上六月便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亦不赤此殊不類蓋別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檇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郭說然不名檇雞疑卽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今

按爾雅釋鳥有翰天雞郭註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翰天雞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樗樹上名爲樗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遂以俗名絡絲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瑞辰

按箋

說是也詩云斯螽莎雞一以股鳴一以羽鳴至蟋蟀乃以鳴之遠近言或以七月在野三句屬上莎雞者妄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特以三蟲爲一類耳禮記正義

乃謂蔡邕以蟋蟀爲斯螽誤矣

穹室熏鼠傳穹窮室塞也

瑞辰

按詩以穹室與熏鼠及

下塞向瑾戶四者相對成文穹窮也窮治也盡也穹通
作焞廣雅焞與糞寫竝訓爲盡又曰糞寫除也是穹謂
除治之盡也廣雅室塞滿也是知穹室傳訓窮塞者謂
除治其室之滿塞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
正此詩熏鼠之事亦友氏掌除牆屋凡隙屋除其狸蟲
注狸蟲麤肌蛛之屬卽此詩穹室之事蓋狸蟲隱於牆
隙易於室塞故必除之務盡正義乃謂穹塞其室之孔
穴失傳旨矣穹室與熏鼠爲二事東山詩灑掃穹室箋
云穹室鼠穴也亦誤合二者爲一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正義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

瑞辰

按曰爲改歲漢書作聿爲

本韓詩也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乃先時教戒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春秋宣六年初稅畝公羊何休註言井田之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漢書食貨志亦曰在墍曰廬在邑曰里又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引豳詩爲證蓋以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此春令畢出在野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冬則畢入

於邑也正義謂夏秋以來亦在此室誤矣汪德絨尙書
偶記曰堯典厥民析者卽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由隩
處而出分於外也厥民因者因田中以爲屋以便農事
卽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厥民夷者夷讀如芟夷之
夷殺草以鎌穫禾亦如之卽詩八月其穫也厥民隩者
卽詩塞向墜戶入此室處也其說可與此詩相發明

六月食鬱及萸傳鬱棣屬萸萸也正義鬱棣屬者是
唐棣之類屬也劉種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食
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
一名棣萸萸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
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卽鬱

莫李卽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

瑞辰

按說

文李棣皆在木部莫嬰莫也則在艸部嬰莫一名燕莫
廣雅燕莫嬰舌也亦隸釋草嬰莫蓋艸之蔓生者非晉
宮閣銘所謂莫李也齊民要術引陸機詩義疏云櫻莫
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槩似燕莫
連蔓生郭璞上林賦注葡萄似燕莫可作酒是燕莫實
槩及葡萄之屬宋開寶本草注燕莫是山葡萄亦堪作
酒今按山葡萄實小與陸疏言燕莫實如龍眼者不合
山葡萄蓋藟也此陸疏所云藟似燕莫者非卽燕莫也
燕莫爲車鞅藤正義以爲莫李誤矣又按說文藟字引
詩食鬱及藟宋掌禹錫藟頌皆云韓詩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

瑞辰

按夏小正八月剝棗傳剝也

者取也廣雅亦曰剝取也夏小正二月剝鱣卽月令取鱣也八月剝瓜亦謂取瓜則剝棗訓取是也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取棗固不專用擊也傳訓擊者以剝爲朴字之同聲段借朴正作支說文支小擊也又曰擊支也廣雅剝擊也義本毛傳說文剝或从卜作切故可段作支

爲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正義引周官酒正三曰清酒鄭注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至者春酒卽彼清酒

瑞辰

按月令孟夏天子飲酎鄭注酎之言醇

說文酎三重醇酒也

廣韻作釀酒

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呂氏春秋高註

亦曰酎春醞也是春酒卽酎酒也漢制以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酎酒周制蓋以冬釀經春始成因名春酒楚
辭挫糟凍飲酎清涼些凍飲蓋卽凍醪凍醪卽酎也魏
都賦醇酎中山沉湎千日則中山酒亦卽酎酒矣說文
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黍亦可爲酎酒而以稻爲上聘
禮注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亦次之是也此詩春酒承
上穫稻自謂以稻爲之耳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

瑞辰

按爾雅釋言筮拾也小爾雅

督拾也筮督均與叔音近而義同說文叔拾也从又卞

聲汝南名收芋爲叔拾與收皆謂取

說文拾振也廣雅收取也

叔通

作淑孟子有私淑艾者謂私取以自治也予私淑諸人

也猶言私取諸人舊皆訓淑爲善失之至考文本作椒龍龜手鑑椒拾也乃俗增字說文叔或從寸作村又寸皆手也不須更增手旁作椒矣

采茶薪樗傳樗惡木也箋乾茶之葉惡木之薪瑞辰按爾雅茶苦菜今南方人呼苦蕒菜北方呼蘄蕒菜有春生秋生二種其春生者以孟夏秀以日至死月令孟夏苦菜秀呂氏春秋任地篇日至苦菜死是也其秋生者以八九月生經冬不死廣雅游冬苦菜是也幽詩四月秀萋與月令苦菜秀合是指春生之茶采茶薪樗承上九月叔苴言是指秋生之茶箋云乾茶之葉蓋讀經采爲菜茶與薪樗相對成文乾茶以爲菜卽月令仲

秋務蓄菜也樗卽今臭椿樹故爲惡木說文今本樗樗
二字互譌陳啟源遂據之謂詩薪樗當作樗失之

十月納禾稼端辰按禾與稼對文則易散文則通毛傳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

曰稼家事也繫傳無一日二字只云稼家也一日在野曰稼此對文則

異也甫田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此散文則通也此詩

禾稼連言稼亦禾耳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瑞辰按重者種之消

借穋者種之或體說文種爲種植種爲種種云種先種

後孰也種疾孰也引詩黍稷種種種或作穋又於種前

列植字云早種也引詩植穋未麥于種後列穋云幼禾

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孰者五字蓋種與稂一則先種後孰一則後種先孰種與穉一則早種先孰一則晚種後孰故說文以四字相次也周官內宰獻種稂之種鄭司農註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稂後鄭謂詩云黍稷種稂是也賈疏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稂今按後鄭引詩以證種稂黍稷特連言之非以種稂專屬黍稷也凡穀宜皆有重穆植穉四種然據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其種大重細重五柄之土其種大穆祀細穆祀又似穀有專名重穆者管子又云五杰之土其種大穆細穆五剽之土其種大拒細拒拒卽黍也以重穆與黍稷竝列則重穆非卽黍

稷明矣大荒南經云驩頭維宜芑苽穆楊是食郭注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秬黑黍皆禾類也種穆今雖未詳爲何穀要亦禾之二名無疑孔疏以黍稷重穆爲四種是也

孔疏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賈疏以屬黍稷誤矣

禾麻菽麥正義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

瑞辰

按禾有

爲諸穀通稱者聘禮及周官掌客皆言禾若干車通謂粟之有藁者及此詩十月納禾稼是也有專指一穀言者呂氏春秋云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實又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淮南子雒水宜禾又曰中央宜禾及此詩禾麻菽麥是也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

也梁粟名也四者相承而言是梁者粟之米也稟者禾之實也此詩以禾與麻菽麥並言者禾卽梁也戴侗六書故云北方多陸土其穀多梁粟故梁粟專以禾稱正義謂更言禾字以總諸禾誤矣又按梁爲今之小米稷爲今之高梁程瑤田九穀考辨之甚精秦漢以來多以稷爲小米俱誤

上入執宮公傳入爲上出爲下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

瑞辰

按古者通謂

民室爲宮因謂民室中事爲宮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禮戒女詞曰夙夜無違宮事是也爾雅公事也宮公卽宮事也公事卽何休公羊註所云民皆

入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者于茅索綯卽宮事之一也
宋儒以宮公爲公室宮府之役誤矣正義本作執宮公
今本作執宮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六月詩
以奏膚公卽以奏大功也毛傳公功也瞻卬詩婦無公事卽
婦無功事也說詳王尚書經義述聞功與公皆爲事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
定本不知公與功同義故易之耳

晝爾于茅箋女當晝日往取茅歸瑞辰按於與爲古通

用義同取廣雅取爲也于卽於也故于之義亦得訓取此詩

于貉謂取貉毛傳于貉謂取是也于茅亦謂取茅箋當
晝日往取茅歸趙岐孟子註詩言教民晝取茅艸是也
若訓于爲往云往茅則不詞矣因悟孟子引大誓侵于

之疆則取其殘者于亦爲取猶云侵取是疆實取其殘也趙注以于爲紂失之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瑞辰

按索綯與于茅相對成文孟子趙注曰夜索以爲綯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廣雅釋詁云紉紆紉索也是矣綯者繩索之名廣雅釋器云綯繩索也是矣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箋云夜作絞索則誤以索爲繩索之索今按傳云綯絞也箋卽申之曰夜作絞索正申明傳義訓綯爲絞者爲絞索之絞非誤釋經文索字爲繩索之索其二云夜作絞索猶趙岐云夜索以爲綯也王尚書言索綯猶言糾繩其說甚確若以鄭箋

爲誤則非又按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繩纒索當讀與詩
索綯同索謂糾繩王逸注云紉索胡繩是也洪興祖訓
爲繩索失之又按小爾雅縞索也縞與縞聲近而義同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
急當治野廬之屋

瑞辰

按說文乘覆也乘屋謂覆蓋其

屋孟子趙註曰及爾閒暇亟乘蓋爾野處之屋是也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
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
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正義曰服虔以

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
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
服說如此知鄭不同者以鄭荅孫皓曰西陸朝覲謂四
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是也鄭以西陸朝覲爲
四月與服異也瑞辰按合左傳及此詩證之當以服虔
說爲是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以藏與出相對文下云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
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
之皆承上藏與出爲言啟亦出也此詩四之曰其蚤卽

左傳西陸朝覲也獻羔祭非卽左傳獻羔而啟也獻羔而啟與西陸朝覲而出爲一事一言其時一言其禮故知服虔以西陸朝覲爲二月奎見者是也鄭以西陸朝覲爲四月者特據爾雅西陸昴也四月昴始朝見耳今按四陸猶四道也杜預曰陸道也爾雅特舉昴一星爲識其實奎婁昴畢觜參西方白虎之宿皆得爲西陸故知服虔以奎婁晨見爲西陸朝覲者是也鄭志雖以西陸朝覲爲四月而箋詩引西陸朝覲以證四之日其蚤又引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則所謂西陸朝覲亦當指二月奎婁見言之正義據鄭志以釋鄭箋似非箋義朋酒斯饗傳兩樽曰朋瑞辰按儀禮惟士冠禮士昏禮

醴尊皆側尊無元酒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側者無元酒其鄉射禮大射禮燕禮鄉飲酒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凡設尊竝兩壺者有元酒也此詩朋酒傳訓兩樽蓋亦兼元酒言之

曰殺羔羊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

瑞

辰按鄉飲酒有鄉大夫無加用羔羊之禮此當從箋謂大飲之禮曰聿吹通四字古通用曰殺羔羊與上曰爲改歲韓詩作聿爲皆語詞正義謂相命曰當殺羔羊失之

稱彼兕觥

瑞辰

按稱者偁之段借爾雅偁舉也正義云

舉彼兕觥之爵正訓稱如僂說文僂揚也揚亦舉也稱彼兕觥猶禮言揚解也

萬壽無疆箋欲大壽無竟

瑞辰

按簡兮詩方將萬舞韓

詩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古訓大故箋訓萬壽爲大壽正義云使得萬年之壽失箋悵矣又按月令鄭註引此詩作受福無疆蓋本韓詩

鳴鴉

鳴鴉鳴鴉傳鳴鴉鴉也

瑞辰

按陸機疏言鳴鴉幽州

人謂之鴉鴉或曰巧婦爾雅桃蟲鴉其鳴爲郭注鴉鴉桃雀也俗呼爲巧婦疏引方言幽人或謂之鴉鴉是鳴鴉與桃蟲爲一小甚詩傳桃蟲鴉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正義引

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

俗語鷦鷯生雕又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雕或云布穀

生子鷦鷯養之則化而爲雕今按鷦鷯又名蒙鷯荀子

注蒙鷯雕即鷹屬月令鄭注征鳥題鷦鷯化雕即月令

鳩化爲鷹之類也鷦鷯或單稱鷦說文鷦雛也玉篇雛

子雛鷽也鷽即布穀也子雛蓋小鷽也以布穀爲子鷽

此殆布穀生子鷽鷽養之之謂桑蟲以螟蛉之子爲己

子而名果蠃鷽鷽以布穀之子爲己子而亦名果蠃方

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蠃過蠃即果蠃也廣雅鷽鷽鷽鷽鳴果蠃桑飛女鷽工雀也其義一

也鷽鷽取布穀子以化雕蓋古有此說故詩以子喻管

蔡以鴟鴞喻武庚以鴟鴞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與小
苾詩正相通小苾詩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管蔡之
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取則化爲雕鳥也此詩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言武庚之誘管蔡猶桃蟲取布穀
之子而使之化雕也小苾肇允彼桃蟲謂管蔡信武庚
之誘箋謂桃蟲喻管蔡之屬失之
此詩鴟鴞猶呼武庚而告之託爲鳥之失
其子者言也箋謂託爲鴟鴞之言亦非孟子言管叔
以殷畔而詩以鴟鴞取子喻武庚誘管蔡者所以未滅
管蔡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詞親親之道也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言其既誘管蔡無更傷毀周室以鳥室喻周
室也傳云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箋以室喻
世臣之官
屬土地後三章皆以防患難於未然明已憂勞王室之
失之

心情危詞迫使成王知其心之無他而已詩序所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者此也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瑞辰

按恩从傳訓愛則勤當讀昔公勤勞王家

之勤勤勞皆憂也愛之欲其室之堅憂之懼其室之傾也恩勤皆指王室言王肅訓勤爲惜正義釋傳以恩勤爲周公愛惜二子失之鬻子當從傳訓稚子謂指成王鬻通作鞠爾雅釋言鞠稚也鞠一作毓毓卽育字說文引書教育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穉子穉卽稚也是知幽

詩之鬻子卽書之教育子亦卽書之孺子也二叔流言
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公自言恩勤於王室者皆惟稚
子是閔恤也旣取我子指二叔言鬻子之閔斯則指成
王言箋謂成王非罪其屬黨而以恩勤爲鴟鴞殷勤於
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似非詩意

徹彼桑土傳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瑞辰

按孟子引此詩

趙岐注徹取也徹與撤通廣雅撤取也毛傳訓剝者剝

亦取也

夏小正傳剝也者取也廣雅剝取也

釋文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

東齊謂根曰杜是毛詩作土卽杜之假借故傳以桑根
釋之正義乃謂桑根在土故知桑土卽桑根未免望文
生訓矣又按撤彼桑土蓋撤取桑根之皮趙岐注孟子

註謂取桑根之皮是也詩第言桑土者消文耳

子手拮据傳拮据機榻也釋文引韓詩云口足爲事曰

拮据

瑞辰

按說文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正本韓詩爲說

毛傳則以拮据爲機榻之段借說文榻戟持也据戟榻也戟聲近拮榻聲近据拮据二字雙聲

子所蓄租傳租爲

瑞辰

按蓄租與拮茶義正相承租當

讀如菹說文藉祭藉也菹茅藉也引禮曰封諸侯土菹

以白茅又通作苴說文苴履中草謂以草藉履賈誼傳

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又通作蘆爾雅釋草茵蘆是也

漢郊祀志席用苴藉如淳曰苴讀如租師古曰苴藉也

菹又借作鉏周官司巫祭祀共鉏館杜子春曰鉏讀爲

菹菹藉也鳥之爲巢必以萑苕茅秀爲藉與藉履之以
苴者正同故曰蓄租正義本作祖卽租之段借傳租爲
也爲乃薦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古祖字多省作且

二字同義故傳訓租爲薦薦猶藉也

薦與苕通說文苕薦席也

薦譌

作爲正義遂以爲字釋之誤矣又按釋文租子胡反本
又作祖如字爲也是釋文本亦誤薦作爲但據釋文又
引韓詩云積也積累與薦藉義正相通租之訓積猶荐
之訓聚也

韋昭云苕聚也

益證毛傳訓爲是薦字之譌

于口卒瘖傳瘖病也

端辰

按卒瘖與拮据相對成文卒

當讀爲頽爾雅頽病也字通作悴劉向九歎躬劬勞而
瘖悴卒瘖猶瘖悴也卒瘖皆爲病猶拮据並爲勞也至

傳又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乃通釋予手拈
据予口卒瘖二句正義謂傳以手病口病解詩卒瘖爲
盡病誤矣

子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焦同瑞辰按譙

譙當讀如顛顛之顛說文無顛字惟顛字註顛顛也顛
之本字蓋作醮玉篇引楚辭顏色醮顛說文醮面焦枯
小也焦火所傷也省作焦焦本火傷之名而醮顛等字
从之人面之焦枯曰醮顛鳥羽之焦殺曰譙譙其義一
也譙音義又同噍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註噍
噍也羽之譙譙與聲之噍噍義亦相近故傳訓爲殺
子尾脩脩傳脩脩敝也瑞辰按正義曰子尾消消而敝

又曰消消定本作脩脩據釋文脩素彫反音正同消是
脩脩與消消音義正同唐石經作脩脩九經三傳沿革
例引監本蜀本越本皆作修修脩脩古通用說文無脩
字當从唐石經作脩脩爲正修與消一聲之轉故脩修
可讀如消也

子室翹翹傳翹翹危也

瑞辰

按廣雅嶢嶢危也翹與嶢

聲近而義同

東山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近周公
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三年而復歸
耳瑞辰按箋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後非也鴟鴞傳曰

笥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毛公以鳴鴉爲誅管蔡時作則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前矣金滕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某氏傳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是以公之居東卽東征矣王肅注金滕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是王肅以詩東征三年卽書居東二年特合歸年數之故三年耳今按史記周本紀云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周公謂流言也卽繼言與武庚作亂叛周則畔與流言相去不遠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以三監之畔繫之武王崩後亦畔與流言相去不遠之證史

記魯世家流言與畔雖先後分序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亦明其去流言無幾時耳則周公東征固不得遲至成王迎公後也獨鄭君謂在迎公後者蓋鄭讀書我之弗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與東征爲兩事耳夫公當流言四起之時明知三監之必畔使徒引嫌避位舍而去之則三監得乘虛而入是直墮其術中而不知豈周公之智而出此哉且周公攝政僅七年耳若居東避位二年成王迎歸後又復東征三年則公之在朝僅止二年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說文僻治也引周書曰我之弗僻是書言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者謂不平治其亂無以告我先王也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罪人非一之辭也破斧詩四國是臯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斯得謂得其人而治之東山破斧諸詩是也至居東鄭君以爲避居東都王肅亦以東爲洛色東都皆非也史記魯世家言周公興師東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又曰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又周本紀曰周公受禾東土以今考之蓋管蔡商奄地也而居奄地尤多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仲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霍叔蔡叔於殷俾監殷臣殷亦東土周公征之則必居其地矣知其居奄地者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从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

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三年東征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其證二也尙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郟周公所誅在魯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皇覽奄里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又補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卽奄地也魯頌閟宮詩一則曰俾侯於東再則曰保彼東方三則曰遂荒大東知魯之稱東則知奄之在東故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

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魯旣得奄則東山屬魯奄未爲魯則東山屬奄閻氏四書釋地云或云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是東山卽蒙山其證五也奄通作弁爾雅弁蓋也故奄亦或作蓋墨子耕注篇曰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卽商奄其證六也蔡邕琴操云有譖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其言公死於魯不足信至言周公奔魯則非無因正以後日之魯卽舊時之奄以公嘗居奄據後而言則曰奔魯其證七也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非一地特以奄國倡亂又最强大爲三監所倚故孟子伐奄可統諸國因知周公

居奄時爲多東山卽奄之東山也奄爲東方大國周公
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
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逐踐奄作成
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是其事也書序又言公薨告周公作亳姑是奄遷
亳姑尙在周公沒後而魯公就封於魯書疏云在成王
親政之元年或奄未遷以前先削奄地以封魯其東征
之時乎

惛惛不歸傳惛惛言久也

瑞辰

按惛與滔同太平御覽

引詩正作滔滔不歸滔悠古同聲通用論語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及鄭本論語皆作悠悠悠悠

久也楚詞七諫年滔滔而日遠兮義亦爲久

魏文帝詩
豈如東山

詩悠悠多憂傷是怛怛三家
詩有作悠悠者故文帝本之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傅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

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

也瑞辰按制彼裳衣蓋制其歸途所服之衣非謂兵服

勿士行枚喜今之不事戰陣序所云一章言其完者此

也毛但訓枚爲微不釋行字釋文云勿士行毛言銜是

讀行如縱橫之橫謂橫銜於口用枚也至鄭箋云亦初

無行陳銜枚之事正以行陳銜枚釋經行枚阮官保校

勘記謂猶傳以樂道忘饑釋經之樂饑其說是也行與

銜古音不相近釋文云鄭音銜蓋陸氏誤以箋銜枚爲

釋經之行枚而以箋行陳爲言銜枚所用不爲釋經也
太平御覽引詩勿士銜枚蓋必當時有承陸氏之誤徑
改經爲銜枚者矣又按傳云枚微者胡承珙曰蓋訓枚
爲徽也周官銜枚氏鄭注銜枚止言語鄙謹也爾雅釋
詁徽止也枚以止言故亦可訓徽徽微古字通故傳作
微其說甚確正義訓微爲微細失之

蝓蝓者蝓傳蝓蝓蝓貌桑蟲也箋蝓蝓蝓然特行

瑞辰

按說文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蝓
蝓引詩蝓蝓者蜀韓非子曰蠶似蜀蜀本从虫今加虫
作蝓者俗字也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蝓葵藿同類
故說文曰葵中蠶

爾雅釋文引羅願曰蝓雖蠶類而不作桑中蠶誤

食桑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毛傳以經言在桑野遂以爲桑蟲非也獨有獨義爾雅釋山獨者蜀郭注蜀亦孤獨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是也蝓蝓又爲獨行之兒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字林蝓蟲兒也動也或作蠓說文蠓蟲行也从虫巽人之獨行日巽巽蟲之獨行日蝓蝓其義一也故箋云蝓蝓然特行故詩以興人之獨宿

烝在桑野傳烝竇也箋久在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

竇填塵同也

瑞辰

按烝與曾同音爲疊韻烝當爲曾之

借字

少牢饋食注古文烝爲烝此聲近通借之證

曾乃也凡書言何曾猶何

乃也烝之義亦當爲乃爾雅烝君也郡乃也君當讀爲羣居之羣郡當讀又窘陰雨之窘乃與仍古通用烝訓衆又爲羣與仍之訓重訓數者義亦相近因又轉爲語

詞之乃古書訓詁有爲字書所不載可據經義求而得之者此類是也烝在桑野猶言乃在桑野也下章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傳一訓竄一訓衆似皆失之

伊威在室傳伊威委黍也

瑞辰

按爾雅蟠鼠負與伊威

委黍分爲二條郭璞注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說文蟠鼠婦也又曰伊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本草經亦曰鼠婦一名蚘蟻正義引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是伊威與鼠婦爲一伊威二字疊韻陸疏云似白魚今以目驗之其色與白魚相似長僅一二分形扁似蠶多足凡濕處皆有之圖經本草所謂濕生蟲也至麤蟲本草謂之地鼈名醫

別錄云一名土蠶蘇恭注云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此與鼠婦相似而大小不同類玉篇蠨鼠婦負蟻也合而一之誤矣

蠨蛸在戶傳蠨蛸長踦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云蠨蛸

長股者正義引陸疏蠨蛸一名長脚今按蠨蛸二字雙聲今有一種身極細約僅分許而足長四五分蓋古所謂蠨蛸至世所稱喜蛛足長才三分許不得爲蠨蛸陸疏及郭璞爾雅注竝以蠨蛸爲喜子玉篇亦云蠨蛸喜子似非

町疇鹿場傳町疇鹿跡也瑞辰按釋文疇本又作疇是

也說文田踐處曰町又疇禽獸所踐處也引詩町疇鹿

場王逸九思鹿蹊兮躡躡亦作斷說文躡踐處也躡與
躡蓋聲近而義同町疃爲鹿踐之跡猶熠燿爲螢火之
光二句相對成文或以町疃爲泛言田畝失之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瑞辰

按說文燐鬼火

也又曰閔火貌讀若舜舜與燐同崔豹古今注螢火一
名熠燿一名燐廣雅景天螢火燐也鬼火有光熒熒然
謂之燐螢火有光熒熒然亦可謂之燐二者不嫌同名
傳正以鬼火亦名燐恐其相混故又申之曰燐螢火也
正義謂螢火不得名燐段玉裁又謂毛傳螢火當謂鬼
火之熒熒者與韓詩章句解熠燿爲鬼火或謂之燐同
義非通論也今按說文熠燿盛光也燿照也熠燿爲螢光

與町疇爲鹿跡相對成文螢火之名熠燿蓋後人因詩以熠燿狀螢火遂取以爲名耳宵行與鹿場對文此當从朱子集傳以宵行爲螢火名本草綱目言螢火有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宵行其說是也熠燿雙聲字說文熠盛光也引詩作熠燿宵行而文選張華詩熠燿宵流注引毛傳熠燿燐也蓋三家詩及毛詩或有作熠燿者古人有急言緩言傳授各異熠燿通作熠燿猶小雅平平左右左傳可引作便番也段玉裁輒疑爲誤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專又苦也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專專如瓜之繫

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瑞辰

按有敦瓜苦敦當讀如敦彼獨宿之敦以狀瓜之孤懸也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釋文栗韓詩作蔞力菊反聚薪也今按栗蔞葢一聲之轉廣韻蔞蔞同字當讀如予又集于蔞之蔞蔞辛苦之菜也毛傳葢以栗爲蔞之段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蔞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故曰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以瓜苦爲喻心苦析薪爲喻事苦失傳惜矣韓詩章句訓蔞蔞爲聚薪亦非詩義又按傳云敦猶專專也釋文敦特丹反專徒端反葢傳讀敦如敦彼行葦之敦讀專如零露漙兮之漙以專

專爲瓜之團聚貌故又訓烝爲衆箋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則讀如專壹之專與傳異義又按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是婦人自喻箋則以爲婦人喻君子正義言鄭以烝爲久餘同失之

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駮白曰駮

瑞辰

按爾雅釋畜駮

白駮黃白驤爲毛傳所本今按皇之言黃釋鳥皇黃鳥是也而與黃微異故魯頌有駮有皇與有驪有黃並舉毛傳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是也至駮之爲駮據說文駮赤馬黑鬣尾也正義引孫炎云駮赤色也是駮爲赤馬釋木曰駮赤李乾爲大赤又爲駮馬廣雅釋畜馬畜有朱駮駮駮古通用則駮亦赤馬未見必兼白色也詩正

義引爾雅舍人云駟赤色名曰駮黃白色名曰皇蓋舍人爾雅本原作駟曰駮黃白皇爲得其實曰白二字形近易譌故爾雅監本竝作曰而石經及宋本又均作白毛傳黃白曰皇不誤至駟白曰駮或毛公所見爾雅已作駟白或後人據爾雅誤本而改未可知也正義轉以舍人本爲非蓋未嘗深考矣至說文駮馬色不純釋文引字林亦曰駮馬色不純也與爾雅不合王氏經義述聞辨之甚精

親結其縢傳縢婦人之褱母戒女施衿結帨瑞辰按方

言蔽邾江淮之間謂之褱說文褱蔽邾也是褱爲蔽邾

之名爾雅衣蔽前謂之褱郭注今下卽繼以婦人之褱

謂之縞二語相承而言蓋謂男子之蔽邾謂之襜婦人

之蔽邾則名縞也釋名鞞蔽也所以蔽邾前也婦人蔽

邾亦如之是婦人有蔽邾之證小爾雅蔽邾謂之裨方

言蔽邾齊魯之郊謂之裨裨卽爾雅之襜

爾雅釋文
本或作裨方

善作裨此裨
卽襜之證

蓋襜與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雜記繭衣

裳與稅衣種裨爲一稱鄭注裨婦人蔽邾是知士昏禮

女次純衣種裨卽蔽邾也

鄭注舊訓裨
爲衣緣誤

是昏禮女服蔽

邾之證蔽邾一名襜是知毛傳婦人之裨卽婦人之蔽

邾也傳又引士昏禮施衿結帨者上古蔽前蔽邾象之

示不忘古其制於衣帶前以韋爲一幅巾說文巾从巾

象連帶之形也巾或作被

方言蔽邾江淮之間
謂之裨或謂之被

又作帔

說文帔一幅巾也又名大巾方言蔽邾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邾齊人謂之巨巾是也大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帔蔽邾有大巾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帔正義引孫炎曰禕帔巾也其義正本毛傳傳旣以禕釋縹又引結帔以證結縹禕與帔爲一禕旣爲蔽邾則知所謂帔者卽蔽邾非佩巾也內則女子生設帔於門右野有死麕詩無感我帔兮帔皆當指縹言之以其爲嫁時夫所親結也後人止知佩巾之名帔不知縹亦得名帔故皆以爲佩巾耳結縹謂結其蔽邾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縹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縹繫也縹緌也緌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

衾衿古通用說文衿衣系也漢書楊雄傳衿芟茄之
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
衿衾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結衾卽施帶以結其衾也
郭璞爾雅注以縞爲今之香纓士昏禮鄭注以衾爲佩
巾孔疏以施衿爲內則之衿纓胥失之矣

破斧

四國是皇傳皇匡也箋正其民人而已瑞辰按爾雅釋
言皇匡正也據詩考引董氏云皇齊詩作匡毛蓋以皇
爲匡之段借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
民其德亦甚大也瑞辰按哀字古有數義有作悲哀解

者詩哀哉爲歎亦孔之哀之類是也有作哀憐解者此
詩哀我人斯及詩哀此鰥寡哀我填寡之類是也有當
訓愛者呂氏春秋人主何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
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關雎詩序哀窈窕卽愛窈
窕也哀憐之意卽與愛近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
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古者相親愛謂之相人偶方言
凡言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人斯猶人兮也
哀我人斯謂憐我而人偶之也故詩言亦孔之將將與
下章嘉休同義廣雅將美也傳訓將爲大古大與美亦
同義

又缺我鋸傳鑿屬曰鋸

瑞辰

按釋文引韓詩曰鋸木屬

與毛傳互異說文鋸鉏鉏也鉏或从吾作鋸廣韻鉏鋸
不相當也鉏鋸二字疊韻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
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鉏鋸也蓋卽今之鋸也管子一
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一軻則鋸與斧
鑿鉢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傳以鋸爲鑿屬郭璞注
海外南經亦同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稜鉏鋸爲
鉏鉏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

瑞辰

按釋文引韓詩曰鉢鑿屬

說文有鉢無鉢字注一曰鑿首鑿首謂鑿柄也廣雅
鉢柎也柎與附同附亦柄也鑿柄以木爲之故傳云木

屬管子山鐵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
鉢一軻以鉢與鑿竝言者猶櫃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耨
棘櫃亦以櫃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鉢其柄別爲一
器亦謂之鉢猶矛戈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
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胡承珙曰器
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方言亩宋魏之間謂
之鉢耨鉢古今字說文耨亩兩及亩也疑傳木屬爲耨屬
之誤今按說文又曰耨耨亩也从木入象形朋聲耨从
木卞象形宋魏曰耨也或从金亏作鈎魯商瞿字子木
木亦當爲耨之誤或省借作木耳

四國是道傳道因也箋道聚也

瑞辰

按道者擊之段借

商頌長發詩百祿是道說文引作摯云摯束也廣韻摯
固也與傳訓道爲固同義道又通摯說文摯聚也爾雅
摯聚也則摯與摯音義亦同箋訓道爲歛歛亦聚也固
與歛義正相承皆謂收束之也

伐柯

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瑞本按伐木詩傳踐陳列貌玉
篇引詩籩豆有踐云踐行也古者行路之行列之行
竝讀如杭聲同而義亦通故踐訓爲跡又爲行列踐通
作銜說文銜跡也其字卽從行矣因思鄭風東門之栗
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古者以栗表道謂之行栗栗
之言列也襄九年左傳斬行栗是也有踐室家正當訓

踐爲行列謂室外栗樹行列之貌傳訓踐爲淺韓詩作
靖訓善竝失之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
魚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
興者喻王欲速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瑞辰

按傳說是也

爾雅纓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纓本或作總纓數一
聲之轉卽孟子所謂數罟趙岐注數罟密網也是也太
平御覽

卷八百
三十四

引韓詩九罭取鰕苴也亦甚言網之密

且小耳郭注爾雅謂九罭今之百囊罟是知九罭非謂

九囊蓋以九者數之究極

廣雅九
究也

甚言其密且小則謂

之九罭詩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失
之詩以小網不可得大魚喻朝廷之不知周公處之不
得其所與下二章以鴻之遵陸遵渚興周公之失所取
義正同至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則以九
罭爲大罭蓋孫炎說所本與傳異義正義謂箋解網之
魚大小不異於傳殊誤

袞衣繡裳傳袞衣卷龍也

瑞辰

按爾雅袞蔽也蓋釋此

詩袞衣繡裳猶終南詩蔽衣繡裳也訓袞爲蔽乃通言
言繡蔽文章之事故爾雅又曰繡蔽彰也蔽衣猶云章
服非訓袞爲十二章之蔽也古者龍畫於衣蔽繡於裳
郭注爾雅謂袞有蔽衣失之又按傳袞衣卷龍也曲禮

記袞衣字皆段借作卷蓋袞从谷聲與卷同音故傳借作卷荀子又借作褰今說文作从公聲形近傳寫之誤鴻飛遵渚傳鴻不宜遵渚箋鴻大鳥也瑞辰按說文鴻鴻鵠也鴻鵠卽黃鵠或單稱鴻箋云鴻大鳥不曰雁之大者蓋以鴻爲鴻鵠之鴻鴻鵠一舉千里故傳曰鴻不宜遵渚又曰陸非鴻所宜止若爲鴻雁則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毛云不宜

狼跋

狼跋其胡傳跋躓也瑞辰按說文躓跋也跋躓也躓跋經傳多段作顛沛毛傳顛仆也沛拔也拔與跋同狼跋又通作狼踞說文踞步行獵跋也

載寔其尾傳寔跲也

瑞辰

按爾雅寔跲也寔仆也寔與

躓通說文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廣雅躓頓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

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孫之言孫遁也

瑞辰

按序

言美周公不失其聖則公孫當指周公周公亦幽公之
孫故稱公孫不得如傳指成王亦不得如箋讀孫爲遜
也膚當讀如膚革充盈之膚碩膚者心廣體胖之象詩
人美周公之處變不失其常異於狼之跋躓序所云不
失其聖也

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絢貌

瑞辰

按赤

舄亦周公所服上公袞冕故赤舄廣雅几几盛也詩蓋

以狀盛服之貌說文擊固也讀若詩赤鳥擊擊已部又云讀若詩赤鳥已已已几古同聲擊几古合音皆擬其音非釋其義也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瑞辰按瑕假古通用爾雅假已也思齊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以爲釋詁文是假通作瑕之證德音不瑕瑕正當讀假訓已猶南山有臺詩云德音不已也傳箋訓爲瑕疵失之